

穿越西部荒原

一个女人的手记

*Chuan Yue
Xi Bu Huang Y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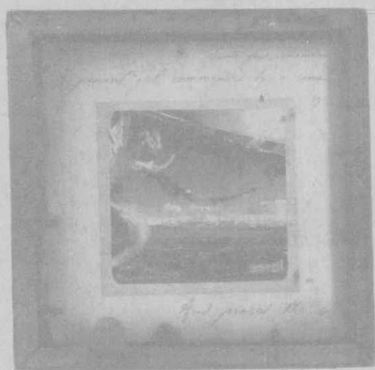
素过了，
这便成为你生命中
最大一处驿站
陈蓉

四川人民出版社

I267.4/2

越 西部荒原

一个女人的手记



陈小邛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越西部荒原:一个女人的手记/陈小邛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4
ISBN 7-220-05384-3

I.穿... II.陈... III.游记-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0819 号

CHUANYU XIBU HUANGYUAN

穿越西部荒原

——一个女人的手记

陈小邛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张问渔
魏晓舸
戴雨虹
何秀兰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6679239

印 刷

中国西南建筑设计院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312 千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0-05384-3/I·828

定 价

25.5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路上的歌

当我不再拥有的时候，我惟一可做的就是不能忘记。回忆它，我获得了一种永恒，一种使生命富有激情的永恒。

记得七年前一个很凉的秋日，我开始掬上行囊走出家门，走向川西北的一个童话世界。这是我第一次与自然亲近，带回家一束红透了的枫叶，眼前还有不停飘浮的雪山、草地、木屋及寺庙顶上飞舞的经幡……

它们像梦中的诗句，聆听时，我的身心干干净净。

忽然之间我又被拽进了青藏，这才有了姜古迪如、江源人家、雀莫错、八百里无人区、墨脱的路……后来的塔克拉玛干和滇西高原……以及让我心心念念放不下的人和牵肠挂肚扔不下的事。

我感到原先生活之外的每一处动人的新天地，都翻开我生命的新篇章。于是，我才仿佛认识这个世界，远离喧嚣而独具魅力的荒原日子从此紧紧地缠住了我。

我再也无法拒绝这样一种心情。我以珍惜生命为

由,在城市与荒原中进进出出,尽情地玩味着我的“精品享受”。于是,我的激情飞越,我的路上充满了歌。

七年的风雨征途,我就像一位虔诚的朝圣者,不能自拔地沉浸在自己的领地之中,一次又一次地背上行囊,一次又一次地经历凶险与挫折,一次又一次地泪流满面又令自己感动不已。在心与自然交融,身体与自然抗衡的过程中,又一次次将生命本色呈现,我终于获得一份沉甸甸的爱:穿越西部荒原——一个女人的手记。爱西部荒原,把它作为此生惟一的“情人”。

当我感受这份爱时,我更深深地坚信:在这个社会上,保持一个人的自我,是一件多么有幸的事。

在我的相识中有一位少于见面的朋友,她说像我这样才叫活,于是她吵着向家里要钱,又带走了多年的积蓄,异常兴奋地上路了。之后,便是埋怨、不顺心之类,甚至还有受骗上当的感觉……

我知道她不是真正的行者,也不可能像我一样,是用心在走自己的路。我不赞成她的模仿,但我希望她能找到自己的路,而不要固执地学某人的活法。

每次远行归来,不同的朋友都问一句相同的话:究竟为什么?

我无法明确地回答,因为一切都蕴含在过程之中。

2000年3月15日

自序 路上的歌

第一章 不朽的征程

上部 江源的呼唤

1. 出发	3
2. 天路旅程	8
3. 唐古拉之夏	15
4. 被困沼泽地	22
5. 露宿杂空	28
6. 走向姜古迪如	33
7. 风雪蒙果曲	38
8. 资兴亚人	42
9. 江源的呼唤	47
10. 水上漂流的日子	53
11. 三盒饼干	60
12. 第一次吃重唇鱼	63
13. 回到人间	67
14. 天浴	71
15. 通天河的悲哀	74

16. 冲过烟瘴挂滩	78
17. 被泊荒岛	84
18. 收住风帆	89
19. 我的朋友欧要	94

下部 重返姜古迪如

20. 在等待的日子里	102
21. 飞往拉萨	107
22. 冯春挥泪别队友	116
23. 一个美丽的谎言	120
24. 寻找向导和牦牛	125
25. 白帝和他的家人	128
26. 向岗加曲巴挺进	133
27. 重返姜古迪如	140
28. 我还活着	151
29. 江源人家(一)	154
30. 江源人家(二)	160
31. 我们丢了一个“家”	165
32. 拖船之苦	168
33. 灭顶之灾	171
34. 为了那美丽的雀莫错	174
35. 八月雪	180
36. 小镇故事	183

37. 夜漂通天河	190
38. 烟瘴挂有一顶棕色帐篷	193
39. 母爱无言	198
40. 最后的漂程	201

第二章 徒步塔克拉玛干

41. 我要去塔克拉玛干沙漠	207
42. 启程,走向大漠	213
43. 历史曾在这里沸沸扬扬	218
44. 生命线上十一天	224
45. 永远愉快的阿瓦提乡	239

第三章 雪域阿里纪行

46. 翻越喀喇昆仑山	247
47. 伤感狮镇	253
48. 触摸古格	262
49. 岗仁波齐的神灵	274
50. 去普兰的路上	282
51. 走马科迦村	289
52. 穿越阿里无人区	292

第四章 走向秘地——墨脱

- | | |
|-----------------------|-----|
| 53. 风尘川藏路 | 303 |
| 54. 翻过多雄拉山口 | 309 |
| 55. 走向汗米“孤岛” | 319 |
| 56. 在墨脱路上决一死战 | 327 |
| 57. 寂寞英雄 | 332 |
| 58. 守望格林村的人 | 347 |
| 59. 陈正, 门巴孩子的恩人 | 363 |
| 60. 永不流逝的歌谣 | 369 |

第五章 走过茶马古道

- | | |
|--------------------|-----|
| 61. 古道遗风 | 375 |
| 62. 德钦轶事 | 384 |
| 63. 耶稣在盐井 | 389 |
| 64. “扛大厢”去邦达 | 393 |
| 65. 祁明的故事 | 400 |
| 66. 业拉山惊魂 | 403 |
| 67. 用生命坚守然乌沟 | 405 |

第六章 寻找橙人

68. 等待去察隅的车	413
69. 为了通行证	416
70. 在格洛洞·松鸟家	421
71. 第一位走出大山的橙人	426
72. 他们从密林中走来	431

第一章 不朽的征程

也许，

我从未经历过这样辉煌壮丽的历程；也许，在到达冰川之前，

对江源的模样在心里横竖左右前前后后梦幻般地拼砌组合得太多次；

也许憧憬久了的东西，面对它时，反而只是淡淡的心境。

当更加走近它时，几分钟之后，我便无动于衷，先前那种激情已平和了许多。

我不想寄予它太多的希冀，它毕竟只是一条江的发源地，

而我所看重的恰是来姜古迪如这个过程，

这个令人刻骨铭心的过程——





出发

1993年6月30日,上午10时。

“我自愿加入探险摄制队去长江源无人区,如遇不测,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关,我无怨无悔……”将这份简单遗嘱锁在了办公室抽屉里,并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一旦我将生命丢在了那片不知道是什么模样的地方时,我的亲人们好在平静之中无需怨天尤人地处理完我的事情。

从办公室回到家里,我要乘11时的火车赶到成都,先生拎着行李送我去了火车站,在此之前,我已经跟他谈了许多,他在极不情愿与无可奈何中默认了我的行为。

母亲听说我去的地方是长江源无人区,眉毛眼睛都皱成一堆:“你爸爸就是解放西藏而落下了心脏病去世的。”“可去高原是我向往已久的事。”我从来不会放弃自己认定的事。

登上了去成都的旅游列车,我终于如释重负。又如在梦境之中,长江源之行即将成为事实。我难抑平静,不时地偷偷笑出声来,我预感到一种命定的事物在等待着我。

对面坐着一对像是很有知识的中年夫妇,我有意识地看了他们许多次,希望他们问我,为什么笑,可他们一直保持着知识人的矜持,这使我非常失望,只要他们稍

加问我一句,我便会炫耀一串。

下午3时,队员杨欣、丁丁、刘健、兰为可、刘晓江、冯春,队长王列诗均汇聚一堂。除刘晓江外,他们都是八六年中国长江科漂队的队员。

杨欣走过来对我说:“7月2号晚上出发,今晚有壮行宴。”

我成了队员,这是我千辛万苦争取来的。

半个月前,丁丁告诉我,有一帮朋友都参加过八六年那场轰动中国大陆的长江漂流探险活动,如今7年了,他们相约要去江源寻梦,拍一部关于长江的纪录片,并拿出策划书给我。“小邛,能否帮忙搞点赞助?试试看。”接着,丁丁又给我讲了对于赞助单位的回报情况。为了尽朋友之义,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拿着这份策划书四处游说,几经波折,几经坎坷,终于拉到28000元的赞助。就在赞助费用到位之际,我也没想到我会随队去江源。

一天,朋友们在锦江河边,围在一起吃晚饭,议论着种种漂流探险的稀奇古怪的事,此时的我完全被引进了一片崭新的天地,那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仿佛来自阿拉伯神话中的故事。这时,一位长发披肩,眼睛较小但却深沉,具有日本浪人形象的人来到席间,他便是队长王列诗,此次探险拍摄活动的发起人。

王列诗点燃一支烟,猛吸一口后说:“这部片子中如果能有一名女性去定会给片子增加感染力,倒是一件好事情。”话刚说完杨欣大声宣称:“坚决反对女人去!这是有教训的。”王列诗不再说话了,而席间的其他人都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这像一声沉闷的钟声,反而敲醒了我,而大脑的意识是那么强烈:别放弃机会,找杨欣谈!杨欣是王列诗三番五次从深圳请回成都的,他对高原的熟悉、经验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是有口皆碑的,所以杨欣在队伍中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我想要顺利上江源,必须说服杨欣才行。

晚餐后,我留住杨欣。谈话是从一个故事开始的

有一年秋天,我和两位男同事为工厂到石家庄收货款,我们乘硬座 22 小时后到达郑州,在此中转去石家庄。郑州站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在候车厅、售票厅,十几个售票窗口被黑压压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通。有体力的男人跳上窗台,把住栏杆,倒挂金钩般地贴在墙上,一只手伸进窗口,他们吼干了嗓子,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滴,如稿笺纸般大小的窗口塞实了袖筒子,就是购得票也未必能抽出那只手臂。拎包的,扛包的,男女老少们头碰头、胸贴胸拼命地挤在那长长的购票队伍中,这里的空气似乎被抽净,只有一股股汗臭味扑面而来。我们被这情景看呆了足足 10 分钟,不要说购票,就是多呆一会都会使人眩晕。但票是必须要买的,观望不如行动。出门在外,丢掉了循规蹈矩和女人们的故作姿态,我贴着墙朝窗口也蚕食般地一点点侵占。不见售票员的脸,她只认得从你的手上取下钱,凭声音给你所需。这个时候也没有人会骂你不讲公德,可耻行为。我终于接触到售票口,可却被突然的前后夹击挤出了队伍。我披头散发,再次向里冲。

我染了一身臭汗,手里拿着三张车票。

两位男士丝毫不觉得难为情。

正当离开之际,一声粗哑的求助使我停住了脚步,“请帮我买一张去北京的车票吧。”我的眼光停在了一个身穿土布衣,拎着大旅行包的老太太身上,汗水浸透了那沟壑般的脸庞,她挤在距窗口约两米远的人群里,另一只手握着 50 元钱,她看着我,眼神充满恳求。显然她是在对我说话,我没有丝毫考虑,准备第二次拼力。

“算了,难得挤嘛。”一位男同事说。

“如果她是你的妈妈呢?”同事的一片好心被我一句

刻薄的话击得半天回不过神来。后来老太太拿着车票，唠叨了好一会谢谢。

.....

杨欣被打动了，他最终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而我也不以为队伍拉到赞助为条件，我想通过自己的实力来赢得这惟一的女队员资格。

6月27日后，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队伍中的一名，他们在购买装备上均考虑了我的一份。

傍晚，我们相聚在朋友阿罗家。一位朋友从市场上买了一条菜花蛇，将装蛇的口袋放在墙角根处。那软体动物似乎不堪被缚，在漆黑狭窄的空间里不停蠕动，就在满屋子闹哄哄的时候，一个念头陡然而生，女人强烈的表现欲望促使我干了平生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杀蛇！我在极度的恐惧当中触摸到了那软绵绵的肉体，顿时全身凉透到了心底。我左手掐住了七寸，摁住一节蛇身的朋友右手执剪刀，颤颤巍巍地剪下了蛇头，刹那间，整个蛇身倏地缠住了我的左臂，越缠越紧，这没有头的生灵似乎在向我讨回它的生命，我就像铸下大错的罪人，不知该怎么办。

“用剪刀，沿断头处剪下去。”不知谁提醒了我，于是右手机械地扭动着。这条蛇就被我这样一个外强中干的打肿脸充胖子的所谓胆大女人开肠剖肚了。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杨欣的溢美之词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可我如同眼前这条蛇浑身软绵绵的。

深绿色的胆汁滴进了透明的杯中，一人一口。

7月2日下午6时，天空中飘飘洒洒的雨丝，将整个蓉城洗刷得清清爽爽，川流不息的车灯从各个角落处折射出耀眼的光芒，人们忙碌完一天中最后的工作正匆匆赶回家中。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雨天，我们带着大小七十多件行李物品出发了，146次开往兰州的列车，将在23时20分

从成都发车。

望着眼前堆如山状的行李，得到的是不给办随车托运的消息，且不问为什么，我们在托运处围着一个当班老头儿说尽了好话，刘健的一支红塔山香烟还没有递到老头儿的眼前就被一声“拿走”吓得缩了回去。

我们也认定了今天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一股脑儿往磅车上堆放行李。

“船桨不托，食品不托，录像带不托……”老头儿指手画脚，我们敢怒不敢言。

这时，一个前来相送的朋友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们带了这么多八宝粥，何不送老头儿一箱，行行贿也许有望。”八宝粥是我们准备在无人区吃的，为了办托运，杨欣和刘健抬起一箱尾随老头儿进了办公室。

这下可惹火了老头儿，他吼道：“拿走！拿走！”杨欣说：“老师傅，我们吃不了这么多，你又不给办托运，还不如送给你。”

这时，队长王列诗从门外边伸出头，两只小眼睛一眨一眨地，挥着右手：“杨欣，拿出来，拿出来。”杨欣抱着一箱八宝粥刚走出老头儿的办公室，“哗”地一声散落一地，队员们都无心拾起那滚落在地上的食品。

离开车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托运事还无从说起。

22时，一位女办事员接班，我们犹如找到救星，苦口婆心地告诉她我们的困难，她没有多余的话，拿出一大叠行李托运单，让我们填写，接着派人将我们的行李全部推进了站台，折腾了四个小时，看着一件件行李被抬上了行李车厢，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下来，回头望望那即将走出行李房大门的老头儿，我们没有埋怨，只有对这位相助的女办事员感激不尽。

22时20分，火车驶出成都站，向着意念中的那地方驶去，丁丁走到我的面前，笑着说：“小邛，你真能走了。”我仿佛还在梦里。